

文藝叢書之二十九

王令嫻著

九點多鐘的晚上

九十二之書叢藝文

上晚的鐘多點九

著 爛 令 王

行發 社版 出 得 光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初版

文藝叢書之二十九

九點多鐘的晚上

〈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〉

著者：王 令 嫻
發行者：陳 百 希
出版者：光 啓 出 版 社
臺中市忠孝路197號
郵政劃撥：中20479
經售處：臺灣各大書局
承印者：中 信 印 刷 廠
臺中市民族路二二五號
定價：N. T. ~~560-22~~

本社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 638 號

560-22

「九點多鐘的晚上」序

周增祥

和王令嫻同事已經十多年了！她才進這機構的時候，是在工場裡做打字和管理檔案的工作，跳跳蹦蹦吱吱喳喳的。過了兩三年，大概是由於「近水樓臺先得月」，竟給一位不跳不蹦不吱不喳的工程師偷了心去，從此，同事以外，又做了同仁的眷屬。再過了兩三年，我終於也從和尚廟搬進了眷屬宿舍，同她朝夕見面，同車上下班，接近了許多。

後來，知道她暗暗地在爬格子，有刊出的，也有退的。一半是爲了興趣，一半也是爲了女兒的醫藥費。到她的那篇「他不在家，真好！」發表以後，曾引起評論家的研討，分析，從此她就漸露頭角，約稿的信，使她應接不暇。

可是，雖然在文藝生涯上很成功，在現實生活上這一段時期却是坎坷多難。可憐，那個早慧的寧兒，被病魔纏綿了十幾個月，雖經她

們夫婦倆和忠僕阿鑾的耐心照顧，愛護，千方百計的求醫，也化去了以萬計的醫藥費，可是仍舊挽回不了那條小生命，終於回到天國去了！這是她情緒最低潮的時期，不過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，現在她又生了兩個可愛的女娃娃，忠僕阿鑾分擔了她大部份的「內顧之憂」，因此有許多時間從事寫作，作品也愈來愈成熟了。

回想過去這幾年來，我們朝夕見面，在上下班的交通車上，或者是偶然碰在一起，也談人生，也談文藝，也談對某些事物的看法。再不然就是瞎聊天，說笑話。在她葬了寧兒的那晚，也會讓她伏在我肩頭痛哭，分擔了她一小部份的悲痛，我們可以說得是無話不說的知己。就這些同喜同悲的歲月中，我深深覺得，她是一個聰明、灑脫、調皮，但却又真摯、善感、觀察入微的人。她有男性不羈的性格，但却同時具備女性細膩的情感。這兩種對立的因素比較之下，她似乎更富於男性。她很容易與人接近，也很容易保持友誼。

這幾年來，她在港臺兩地報紙和雜誌上發表的作品不少，也許我

不一定全部讀過，不過她已出版的「抓不住的雲」，「好一個秋」，和現在的「九點多鐘的晚上」，我都讀過了。我知道她讀過許多人家的作品，有一次她對我說：「讀了許多，覺得我難道寫不出這樣的東西嗎？」她就在這樣的挑戰下，開始寫作的。她走的是比較新的路線，也就是「意識流」(Stream of Consciousness)的手法。前面提過的那篇名作「他不在家，真好！」就只是寫太太在丈夫離家這一段時間的心路歷程。我覺得她的作品在風格上很像英國的女小說家曼殊斐兒(Katherine Mansfield 1888—1923)，「他不在家，真好！」就和曼殊斐兒的那篇「一杯茶」，情趣相近。不過王令嫻的作品中，有許多話寫得很俏皮，這是屬於王令嫻的。

現在我們再來談談眼前的這本「九點多鐘的晚上」。這不是一本散文集，因為每一篇都有好些人物，好些對話。也不是一本小說集，因為沒有故事，沒有高潮。這只能說是她在人生旅程中的一點感受。如果加以分析，中間有四篇是遊記：花蓮、大屯山、獅頭山、日

月潭。她的遊記寫得很生動，很活潑，不像是遊記。有五篇是人物素描：孤兒、某下女、她家忠僕阿鑾、她的女讀者、軍人之母。這幾幅素描也勾得很細緻。還有三篇是送別的，送她的丈夫去日本實習，送兩位女同事去美。有兩篇是懷念她的寧兒的，看了她「一縷黑髮」想她，到她的墓畔去更想她。

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那篇「添新衣」，這裡沒有背景和人物的描寫，全是對話。這裡共牽涉到一對夫婦，一對同事夫婦，兩個女店員，各人說各人的本行話，就活活描繪出一對夫婦上街買東西的瑣事，太太上街買過東西的丈夫讀後，一定會浮上一個會心的微笑。這裡採用的手法是一種新嘗試，因此讀來覺非常新穎。這也是這本書中我最喜歡的一篇。

王令嫻寫作時，總是先寫在了一本筆記本上，經過一段時期的推敲，修改，才謄上稿紙，所以她投出去的原稿都很乾淨。我的印象是她寫作的態度很冷靜，就像是一個外科醫生，雖然手術臺上躺的是一

個垂危的病人，可是他仍能慢慢條斯理，按步就班地動手術。就因為這樣的冷靜，所以她能從各個角度來看一個人，一件事。她筆下的作品可以做到「哀而不傷，悲而不鬱，喜而不狂」的境界。可是這些作品確是表達了她的真情，是她智慧的結晶，過五十年，一百年，讀起來仍舊會令人感動，令人有所收穫，這不就夠了嗎？

五十八、六、十一、南港

目 錄

周序	一
最美麗的稱呼	一
小姐，再見	四
刹那的快樂	一三
搬家	一九
一縷黑髮	二八
一個結	三三
四月的鳥，飛了	四一
珍重再見	四五
二	
快樂的賊	五二

我愛夜■ 五七

添新衣■ 六〇

九點多鐘的晚上■ 六七

沒說出來的話■ 七四

啊！娃娃■ 七九

三

小小羊兒要回家■ 九一

喪■ 九八

下女■ 一〇八

我家阿鑾■ 一二〇

把點滴寫給喬■ 一二七

等了有一天■ 一三三

四

花蓮來去■ 一三七

復興崗的母親 ■ 一四九

郊遊散記 ■ 一六三

樂在大屯山上 ■ 一八〇

花開在獅頭山 ■ 一八九

後記 ■ 一九九

最美麗的稱呼

我走過雲的身邊，不知她埋頭在寫什麼。偷偷地瞅了一眼，只見稱呼上寫着：「媽媽。」哦！媽媽，媽媽，我輕輕地，低聲地，珍惜地呼喚着，這世上最美麗、最動聽的稱呼，我却有十幾年沒有喊過了。

無力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，我再也忍不住包在眼眶裏的淚，一滴一滴，一串串，滾落在桌上的玻璃板上。碧綠的玻璃板，想起了碧綠的嘉陵江，碧綠的嘉陵江岸，站着我的媽媽……

「飲食要小心，四季的衣服都替你準備在箱裏，到了上海馬上來信……」

「媽，我早就知道了。」那時我皺着眉頭回答，嫌煩。這一個月來，講的話都是這幾句，我在心裏埋怨：瞧您，嘮叨個沒完，天下的媽媽都學會了這股嘮叨勁兒，將來，我一定不這樣。

媽媽沒看我的眉頭，仍然說着：「唉！你這丫頭呀，就是任性，重慶這麼多中學難道都不合你的口胃？偏偏要跑到那麼遠！唉！一年半載地看不見你，真不知是什麼滋味。」

我索性跳上了渡船，我揮手，媽媽揮淚。那年，我十五，媽媽四十五。

「回來吧，嬬兒。」這是媽媽從重慶寄到上海的電報，而我將電報揣在懷裏，飄洋過海，來到臺灣，再以「生米已成熟飯」的姿態，寫信給媽媽說：「管它時局亂不亂，反正我不願意回來，比同班的同學低一年，那還不是等於留級，我才不幹。媽媽，告訴您，臺灣真美，四季如春，今後，我再也不會長凍瘡了，多開心。您不必再爲我織手套、毛襪。您寄給我的暖水壺，我已經送給海龍王了……」

「喂！你在想什麼？發呆了？」是雲的聲音。我看清楚了，那是玻璃板，碧綠的。

「怎麼？你哭了？挨了官腔？」

我搖搖頭，「什麼槍（腔）也不會使我哭的。我只想寫一封信，能用那最美麗的稱呼：『媽媽』。」

小姐，再見！

「小紅娃娃快起來，我替你穿衣服，」六歲的三毛模倣媽媽的口吻對他的洋娃娃說：「今天要乖乖地，我們要搬家了。醜小鴨，花尾巴狗，你們都要聽話喲。」於是她把那隻媽媽天天買菜用的籃子假想成搖籃，然後把它們一個個放進去，又喃喃的說：「你們暫時睡在搖籃裏，等我們搬到新房後，我再替你們找房子。」她雙手提着搖籃，夾雜在忙碌的人群中。

「媽，這裏還有一包衣服放在那裏？」十歲的大毛拉長了聲音叫着。

「爸，兩隻老母雞放在那裏。」八歲的二毛也湊着熱鬧，手裏捉着爸爸養的雞。

「媽，還有我的洋娃娃，」三毛向她們嘻嘻地笑笑。

「讓開呀，小孩子不要擋路。」老劉背扛着行李向她們吆喝着。

「大毛，二毛，三毛，你們統統上車，別在那裏亂嚷嚷。」這是爸爸的命令。於是工人老劉，將三個孩子像拎小雞似地一個個送進蓬車。接着木箱，衣櫃，藤椅一件件地向蓬車裏裝，最後一隻洗刷過的雞籠也送了上去，終於將蓬車張開的大口塞滿了。但車下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仍在車的空隙處不停地塞些小東西；例如舊木板釘的雞銅槽，孩子們亂丟的橡皮頭，一隻用舊了的鍋鏟，那都是楊太太不要了的破東西，她都小心地拾起來放上。

這時司機叭叭地按了幾聲喇叭，車轟轟地發動了，她若有所失地望着眼前蠕動的車。突然聽見大毛叫着：

「小姐，再見。」

她立刻用眼搜索着。在傢具的空隙中，她看見了大毛的笑臉，露出兩瓣雪白的門牙。椅子脚下又看見一張缺了門牙的嘴。在夾縫中，一隻小手不停地擺動着，啊，那邊又是一隻。

「小姐，再見，小姐，再見。」

「大毛，二毛，再見。」她也像孩子似的揮動着手叫着。

「小姐？誰是小姐呀？」老劉好奇地將眼向車下四周掃着，可是車下只有這瘦削，肚皮微凸的婦人。

車越開越快了，遠了，看不見了。但那是一團什麼東西沉沉地壓在她的心口，然後慢慢地往上升，再往上升塞住了咽喉，弄酸了鼻竇，潤濕了眼眶；等她跑回家時，眼淚已毫無顧忌地較較地一連串地落下來。她不知那兒來的這麼多的淚，只見它越流越多，僅爲了這三個黃毛丫頭搬家！啊，不，她把過去和現在連在一起了；十年前的情景又恍惚今天……

她跳上了小木船，行李早已放在船艙裏，然後站在船頭，眼看着趙老爹拔起撐竿往坡上的石級一點，小船輕輕地滑離江岸，將那翡翠緞帶似的嘉陵江剪開了，岸上三個女孩子齊聲地叫着：

「華姐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，玖妹，梅妹，瑜妹。」